



顧  
穎  
剛  
全  
集

37

顧頡剛全集

寶樹園文存

卷 五

中 華 書 局

---

# 卷五目錄

## 文 化 編

常熟旅行記 .....	3
杭州旅行記 .....	4
葉聖陶、顧頡剛宣言 .....	62
放社簡約 .....	64
詩十五首 .....	67
評今劇及秦聲 .....	71
和某君感懷詩 .....	74
蘇州美術畫賽會與賽報告 .....	75
雜詩兩首 .....	78
山中 .....	80
雞鳴 .....	81
夢中 .....	82
爲萬里題游蹤圖長短句一首 .....	83
附：爲陳萬里題游蹤圖詞跋 .....	84
(葉聖陶)隔膜序 .....	86
明太祖的白話詩 .....	96
(葉聖陶)火災序 .....	101
元曲選敘錄(一) .....	106

---

元曲選敘錄(二) .....	113
元曲選敘錄(三) .....	119
元曲選敘錄(四) .....	126
記楊惠之塑羅漢像 .....	132
楊惠之的塑像(一) .....	138
楊惠之的塑像(二) .....	140
(嚴既澄)初日樓詩駐夢詞合刊跋 .....	142
(陳萬里)大風集序 .....	143
清室善後委員會會同軍警國務院內務府查封清宮報告 .....	146
居庸關與妙峰山 .....	176
古物陳列所書畫憶錄 .....	178
劉大杰內府書畫之介紹案語 .....	200
上海的小戲 .....	202
楊惠之塑像續記 .....	209
(陳萬里)西行日記序 .....	215
九十年前的北京戲劇 .....	221
蒙古車王府曲本分類目錄 .....	228
景山半月刊發刊詞 .....	249
四記楊惠之塑像 .....	251
五記楊惠之塑像 .....	261
繡像捉擎康梁二逆演義目錄及題記 .....	268
房山游記 .....	272
(郝立權)陸士衡詩注序 .....	279
殷伯堅先生六十壽詩(四首) .....	280
春樹閒鈔跋 .....	281
題甫里殷氏藏文徵明書卷 .....	282
灤州影戲 .....	283
趙氏湘管齋藏帖序 .....	299

---

題陳萬里敦煌千佛洞壁畫留真 .....	300
(錢南揚)宋元南戲百一錄序 .....	302
(張江裁)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序 .....	306
(陳萬里)青瓷之調查及研究序 .....	308
震宗報十週年紀念號題辭 .....	310
黃可莊聖教集聯序 .....	311
燕詒園題記 .....	312
楊氏家譜序 .....	313
侯氏家譜序 .....	314
重刊明弘治本絳守居園池記跋 .....	315
題鍾道泉畫楓 .....	316
爲傅矩生作其母冷太夫人壽序 .....	317
題孫升堂所藏聖教序 .....	318
雙流游記 .....	319
新津游記 .....	328
徐澄侯先生醫案序 .....	336
寧靜山莊記 .....	337
請設立中國文化銀行調節有關文化資金發展文化事業案 .....	339
題秀野草堂第一圖 .....	343
蘇州的文化 .....	345
郎亭廉泉錄跋 .....	351
蘇州市文化建設計劃書 .....	353
題明宮城圖 .....	358
(劉旦宅繪)木蘭從軍序 .....	359
張菊生先生九十壽序 .....	361
(趙孟軻)拙齋紀年序 .....	363
草原之行 .....	365
呼倫貝爾散記 .....	366

題角直保聖寺唐塑一覽贈伯祥	372
題張茂鵬藏章式之手札冊	374
題龍泉寺檢書圖	375
錄詩經鷄鳴篇賀王湜華新婚	377
王伯祥先生書巢圖卷後記	378
和葉聖陶題照詩	383
以所攝影寄蘇州孟軻	384
悼趙孟軻先生	385
題王湜華鈔俞平伯題顧頡剛藏桐橋倚櫂錄兼感吳下舊悰 絕句十八首	387
春色	389
題吳歛百絕	390
爲章元善題其父所摹碑	391
題起潛先生貽王湜華之藝海一勺	392
游天壇	395
盼雨	396
題王湜華鈔葉聖陶先生詩詞稿	397
爲趙樸初題葉聖陶寓蜀詩	399
題王伯祥驚鴻集(詩二首)	400
題王伯祥遺興叢鈔	401
題贈王湜華古慕軒印蛻	403
題伯祥湜華手鈔吳歛百絕	404
病房凝眺(二首)	405
病後	406
憶鄉俗	407
爲楊惠之塑像問題題陳從周君所繪角直閑吟圖	408
題錢世明大明詩稿	413
商務印書館開業八十週年紀念	414

奉和元善學長	415
題侯友墨關山萬里圖	416
題許鍇(穎叔)石湖櫂歌	419
追懷黎劭西先生兩絕句	421
中秋	422
題湯雨生畫冊	423
書贈胡丹字	424

# 文 化 編



---

## 常熟旅行記\*

宣統元年九月十五日顧誦坤述：

初八日，細雨濛濛，正屆旅行日期。乘輪往常熟，雨甚。止於城之石塔公學，雨聲漸瀝，猶未止。

次日登虞山東麓，倚城四望，尚湖如沼，西北諸山不可見，見其最近之一峰，則又如阜已。迴顧吳山，渺茫見峰頂。不知家中人，今作何事。過午至桃源澗，近山聞瀑布聲湍急。審顧得之，欲窮其源，行未半而吹角聲起，不可復待矣。

明日先至興福寺，再至三峰。三峰者，清涼寺所也。禪房瀟然出塵表，推窗出望，若在雲端。當斯境也，心曠神怡，翊翊然自謂仙矣。既飯，越嶺至劍門，石裂有痕，果爲吳王試劍之跡乎？其旁有洞，偕八九同學往焉。磴滑如斧削，石壁中懸，不可方步。轉輾達他徑，峭險猶此。維摩寺樓可望江，然與山望無異。

翌日擬游福山，以人少不果。游趙惠父靜圃，瞻言子周、章虞仲之墓。

無悔氏曰：此行也，虞山不及半，福山尚未至，何得爲快也。夫登峰而不能造其極，此吾之所以有恨也。

---

\* 錄自原件。宣統元年九月十五日，即 1909 年 10 月 28 日。

## 杭州旅行記\*

此予在蘇州公立中學四年級時，與校中同學旅行杭州，所作游記。當時游蹤所及不遠，見西湖以為不二之勝景，因極意寫之。時予年十八，得此保留予少年情興，亦可珍也。

二十二年六月二日，頡剛記於成府村。

稿本為王臻郊索去，此冊則葉聖陶代錄者也。

廿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犯滬，臻郊家閑北，藏書付之一炬，予原稿已不可見矣。

廿二，六，二，剛記。

不殊風景卻殊情，花落江南正此行。

大好湖山環眼接，儘多感慨對毫生。

淒涼故國此陳蹟，醉夢同胞孰解醒。

漫誇壯游今得遂，也曾獨立黯愁榮。

數聲嚦鳩落花前，心事難言總惘然。

一劍八千里路去，單騎百萬兆人先。

優游非是今生事，記載聊存此日緣。

我亦抽毫曾作記，小巫羞比大巫肩。

---

\* 1911年7—8月作。

爲頡剛錄旅行記竟，意有所觸，題兩律歸之。

聖陶葉紹鈞。

聯袂湖山日，風華正茂時。

紀游隨逸興，評事騁才思。

述作將傳世，文章已見機。

三人行彳亍，我果獲良師。

同學弟章元善題，時年八十一。

和章元丈題杭州旅行記即請教正

六十年前記，真成隔世時。

才華已照映，衡論可尋思。

花落正啼鶯，情殊爲識機。

八千里路去，豪氣尚吾師。

晚振甫上。

六十年間幾度游，歲重辛亥復杭州。

西湖終惜如盆景，北岸又看增畫樓。

無意探梅逢綠萼，有時攝影立滄洲。

漸知不必趨名地，隨處徜徉得自由。

當年曾爲頡剛兄繕寫此稟，已不復記憶。此日重覩幼年無聊之詩句與稚弱之書法，亦復有趣，附書去春游杭一律於此，藉博頡剛兄一粲。

一九七二年十月六日，葉聖陶。

自篆赤病沒京舍，余又屢病，平生豪氣摧折殆盡；重展是編，輒歎盛游難再，華年不復也！

誦坤識。

鈎乙係民國元、二年間所施，今日覆觀一過，頗不稱意，不如仍依原文爲佳。原文用虛字太多，可刪者不少。

八年四月，頡剛。

介泉見此，謂文筆甚乾淨，又喜描摹景物。按，此或受《西青散記》之影響。又謂我好發議論，此自中學生通性也。十三年二月廿日，記於北京大石作寓舍。三次題字，筆畫不同，未知書法究微有進步否？

廿二年六月二日又檢出翻覽，距上次題記已九年矣。歲月如流，可畏之甚。

頡剛記。

寰宇偁西湖者四十，獨杭州爲最顯，其地去蘇城四百里，以勝色甲區內。疑猜自幼，夢思久年，雖情興躍然，曾未能容我一至。每於詩中之神，畫中之景，以得其約略。翠浪密樹之間，竊竚嶙峋之上，直疑已到；而蓄思積念，乃愈不能舍旃以去。辛亥三月下旬，草橋學舍諸同人以旅行至是地，得觀於城市之繁，湖山之奇麗，雖住纔數日，而蹤跡略遍。心與雲開，裹隨流滌，巖松浦草，留戀忘歸。然而抽餘閒於學課，急長途之返往，匆匆游觀，盡致爲難；亦已姑作先導，引於後至。故欲印其餘跡，備以不忘，未至之日，已約聖匱爲游記。而名景空羨，曩時倏去，即或登臨，亦無以窮我摵討；兼之椎魯無文，有思不達，考據多疏，自慚實甚，游焉亦何足記哉！然以坿驥致遠，得親絕勝，亦我生之多幸。回首他年，懼忘所至，豈能堅藏拙陋，默然以止乎？聖匱筆速，歸來即覩成篇，而余以他故，稿遂中輟，棄置已久，動多依稀，不可復爲摹擬。乃假其游冊，庶而檢之，以還我得。會及暑假，軒中作補，復自初始，以訖於歸家，凡六日，費

數十紙，倩聖匱錄焉。假中作記，天氣恰似游時，身熱心煩，不復能加修飾；加之情景久過，揣摹無當，草率布書，鮮所愜意。展此者幸有之匡之！七月朔日，顧誦坤記。

吾友姚君幼琴，幼相習，旦暮不離，分袂四年，聞其在武林，然未得其行蹤也。今歲春仲，接貽書，知肄業杭之安定中學，並謂扁舟一葉，自駕西湖，山色湖光，舉投身畔，此樂難得之於蘇者，約閒暇往客，相與游焉。會校中旅行發佈，適得杭州，約期三月下旬，大喜。蓋既得藉晤舊友，而暮春天氣，寒燠得中，輕陰麗日，山笑流媚，聞之故老：尤較之他時爲佳也。

三月之上半，微雨密霧，少見雲開，意連年作客，皆在雨中，今行又必然矣。然以數載習慣，雖暴雨積潦，可冒而越也。他處逢雨多失趣，獨味“雨色空濛”之句，則亦能得湖之奇者，於晴好之外，別成一天。而煙罨遠村，雲迷遙樹，微濛長罩，跋涉亦涼，此景此情，春秋難辨，思之興又添矣。然廿一日轉風，越日遂晴，雨景乃終不可得。

旅行定期六日，廿三日啟行，以廿八日歸，去道路之時，爲游可四永日。在數年中爲最久，亦爲最遠。前二歲至錫至虞，往返一山一壑之間，蹤跡至易遍。昨歲往甯，勸業會與彼地名蹟，兩不能窮以快目；且未經染翰，已如倏影，雖不足記，自今思之，亦多可惜，茲游之作記，情固不能已矣。記之自廿二日起，誌行之始也。

廿二日，理物既畢，以晚至校中，士宜已相待。各出一被束行裝，復至街上買雜物備旅居需。晚餐後，偕至王廢基散步，相與謂曰：今則逐時而近，明則逐步而前。明日之今時，居初至之所，接創見之物，凡目光所及，當應之不暇。然而預計歸時，不及旬日，以一郡之大，而限於數朝，吾雖未往而先有憾矣！聖匱

以紙筆置懸囊，並附以日記，余謂是蓋錦囊也，歸來授囊出之，佳句當彙彙滿乎。既睡，轉側無眠；慮明日不能振作以飽所視，強自定心閉目，然來日之勝，不待預想而至，心思潮湧，按下爲難，在牀約一時，始得沈睡。當醒時，同人中有揭帳者，笑曰：何貪睡若此！是夜有竟不寐者。

廿三日丑末，岷原呼起，室中燈火盡然，如在未睡，同人已盡起，余蓋遲也。服裝既畢，盥洗亦已，膳堂張燈設食。飯既，天尚未明，有半時餘暇，乃豫備行役。取水壺注滿其中，食囊亦貯食物布鞋等事，懸肩上，殊覺重也。昔人云：枕戈聽漏，束馬瞻星。苟竟戎衣成師，此景何以別異？銅角一聲，倏焉齊集。晨光熹微，知時當昧爽，此旅行之起程，而游觀之初也。

出門，門巷沉沉，萬家無息，燈火熒然出戶外。深聞犬吠，上絕鳥飛，衢無行人，惟一二巡士，握燈直立於曉色之中。角聲所播，有披衣破闥而觀者，然終不多見。其時遠十步尚不能視，惟角步之聲，因靜益辨耳。

角催明色，旗展曉雲，行近閭門，天始大白。所行者惟此寂靜之街，總出校至城外，道中所見，不過卅人，以苦業爲多，或剷灰，或燒水，煢煢獨事，以待人起。念常人尚在夢中，而此輩已力執所業，意頗憐之；而晏起之不除，則賤業者不若，觀此當增愧焉。

通利輪船公司在弔橋堍，爲吾國人自辦，此班至嘉興者，將乘是至禾郡；捨舟登陸，乘滬杭汽車以抵於杭。晨間乘客無多，舟殆似爲吾校開者，鐘鳴七時，始駛去，待已久矣。余在客艙，苦不能外見，出立船頭，而前有機輪，蔽吾直望，且所洩煤煙，飛騰滿後，目不可以張。客艙與輪船相隔，以巨繩作叉字形，中撐大竹，得相聯不離，人欲易舟，則足履繩而手扶竹以過。舟行繞胥盤葑門以行，數數停泊，會其止於稅關，乃攀索以前焉。其

上有篷，其下有艙，吾校人皆滿，蓋頃不能容於本舟，折至於此。精潔倍之，且煤管向後，則迎面吹風，炭屑不及。佔其一席，以覽南河，雖風盛微寒，而得以縱目，則不甚覺焉。

過葑門以後，遂即長途，天空一碧，盤盂東來，四十五標兵士，已在場上操習，其勤可概。前為寶帶橋，每逢假日，輒招朋游覽其間，此景固已熟覩。橋洞有他說，相傳不能得確數。蓋立橋上既不得見，舟過其下亦倉卒難數，必經於其旁者，可徐徐屈計之耳。諸人已久存疑，約均視之，悉得五十三數；知向之為五十二者，非其正也。夫數之，易矣，傳語至久而不定，異矣，此聞之不如見之之明證也。前二年橋上尚有石闌，昨歲已多去，今則濯然無所有矣。因歎古時勝蹟，後之人不獨不為增修，而浸浸侵蝕，蕩為子虛，前人有知，能不含恫也歟？

運河在寶帶橋一段，太湖支流交之，其濶似滬上黃浦，河中波浪激湧，漁舟來去，則高下隨之；輪過水愈急，舟邊皆瀑裂，浪激於橋。河過此遂狹，色終清漣。右岸似有山，然風高雲漫，僅似一髮之颺於天中。借叔奮夫子望遠鏡矚之，配光久始得，然仍不能見其本蒼；惟距數十步之茅居漁艇，差攝船旁耳。顧君中新，莘墮人也，於是航路宿悉，有所不知，必舉以相問。時長風南來，因空覺冷，篷上人漸少，得與笙亞、聖甸並坐一旁，途中觀物，每發為談論，至足樂也。

運河兩岸多田，麥高及膝，一碧無涯，其柔如裯褥，微風吹之，縷縷作紋。豆花色絕豔，或有花已落而實長一二寸者，農家童蹲採之。農夫負耒牽牛，以達於田，小鳥一群，時相翔集。然右岸則然，左岸殊寥落也。岸有大路，自蘇州可達他處，行者甚多，匆匆來往，或為負販，則肩荷擔物，向城市行，其還者，空籃相疊，緩緩歌歸矣。

河中網船殊夥，河泥船亦多，取竹杆二，從河底掠草泥以上，翻擲於舟，旋行旋止，復旋掠焉。舟載既多，或重平水面，

以之爲農田之肥，田得沃饒。帆船小船亦俱不絕，緣此去城鎮多也。數帆行河中，帆大於舟，影上水面，波痕之青，悉爲所掩。有內河巡輪一，方北往，旗幟舟身俱甚明潔，兵士數十人，立船上，兩輪相值，浪激有聲。

吳江城在河西，周僅五里，舟過三里橋，得望見之，縱極狹，瞬息已在舟後。素聞垂虹橋在城南，連環半里，上跨以亭，數數問中新，以距舟遠不可得見。城於道咸之際，居人繁盛，環城濠而處者，煙火萬家。自粵難既作，城外民居，蕩爲寒煙，至今五十載，仍此老樹遮城，古屋數舍而已。自郡城至此，漸形寥落，而震澤一鎮，則爲其移植之所。前行有長堤，初訛爲長橋，漸覺非是，蓋堤多小橋，便於用河水以溉田焉。

是時諸人有足不出艙，伏坐而寐，或促膝談語，無心外觀，倦於昨夜之未眠，一償其所負；然而無志於他鄉之景色，殆不可語於游矣。余方嫌盤膝之坐不暢，常起立以視，而時掩其航路之標，因立於艙口之梯，望茲長路；司舟之人，目高出余頭，遂無礙。午時日光漸烈，人面漸赤，向之寒篷者，今反溫之。既而舟中飯矣，每六人合坐以食，雖不適口，求其果腹而已。

水邊卧岸，時見柳樹兩三，拳曲槎枒，或已摧萎，如末路英雄，猶有兀傲不平之氣。心存指謂余曰：煬帝鑿江南河，供南北巡游之便，自長安舟行達江南，置離宮四十餘所，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雖未幸至此，而當時之盛況已可概見。後世踵其遺規，頻加開鑿，遂成今流，以通漕運。前代安娛之餘，江南數下，岸邊蕭柳，應爲是時特飾；而龍舟錦纜，曳於綠陰，亦當並似前觀。聞巡幸之先，命沿隄均築石砌，當事者侵糜巨歟，以長木刷色，象爲石形，長數十里。既至行在，則移於其前，帝雖顧盼數千里之間，終與此數十里之畫木爲緣，亦得以長蔽而不覺。今則堤土參落，樹僅存萎餘，帝王之業，果可恃歟？況自燕抵杭，行宮數十，耗費鉅萬，當駕隋代而上之。至今所餘，捨感慨